

跻身百度风云榜小说类前列

高居起点网历史类小说三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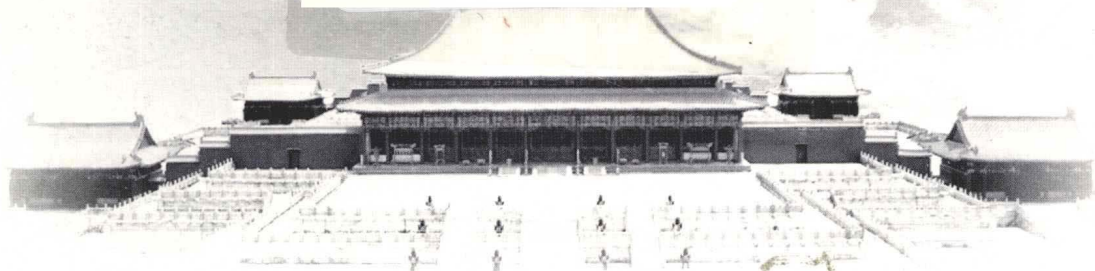
官居一品



之莫道浮云终蔽日

三戒
大帅

破落书生的进取人生
从一介布衣到一品大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青年出版社

官居一品

之莫道浮云终蔽日

大三戒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道浮云终蔽日/三戒大师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3

(官居一品; 4)

ISBN 978-7-5006-9769-5

I. ①莫… II. ①三…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5292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地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策划:刘霜 Liushuangcyp@yahoo.cn

特约监制:吉吉 特约策划:肖瑶

责任编辑:刘霜

编辑部电话:(010) 57350508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 57350517 57350524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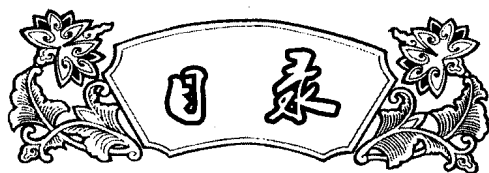
700×1000 1/16 19.5印张 1插页 320千字

2011年3月北京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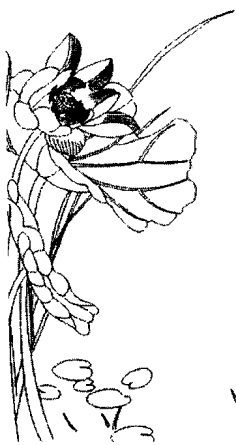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57350526



目录

001	019	032	049	065	077	102	118	127	148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只因离合是悲欢	大爱无疆英雄胆	无中生有计连环	双喜临门宴客宾	明月何时照我还	京华烟云雪满天	孔孟之道了于心	科场弊案藏玄机	一波未平一波起	瞒天过海蒙圣听



目 录

163	184	200	217	223	241	258	275	283	295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妙计安天险中求	左右逢源平众怒	波澜又起风云变	一席冷雪葬经年	悬素水落石渐露	天师施法通阴阳	重锁宗卷查疑云	滔天大案北疆出	千钧悬发马蹄急





第一章

只因离合是悲欢

周庄的刺杀事件，雷声大雨点小，最后被定性为倭寇作乱，便草草结案了。

但幕后的一切台前看不到，沈默之所以可以接受这个结果，是因为陆炳在接到朱十三的详细报告后大为恼火，亲自写信向他道歉，并将陆绩开革出家门，言明任由沈默处置！

唯一的遗憾是，陆绩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不过朱十三还是找到了下蛊的那些草鬼婆，给苏雪姐弟三人解了毒。

这种诚恳的低姿态，让沈默无法发作，毕竟他还没那本事，敢于得罪陆炳。于是，他干脆顺水推舟，把陆绣小姐交给朱十三，让他把她送到北京去，让她叔父好生管教。

眼前最后的阴霾搬掉了，沈默的心情终于舒畅了，市舶司的运转也进入了正轨，到了年底一算，足足赢利二百五十万两，超额完成了朝廷的任务。

刚解决了陛下的难题，那边又有人来烦沈默——苏松巡按吕寗印，拿着



朝廷的一纸公文，找他提要求来了。躲了几天实在没办法，沈默只好见了见他……

去年兵部行文下来，号召各地官府召集武勇抗倭，大力发展团练武社，别的地方都搞得如火如荼，只有苏州府，因为全力搞经济、修河工，所以沈默一直不甚上心，至今也没有个统一的安排。

托沈默的福，吕竊印可以夸口的政绩足够了，但他丝毫不敢乐观，因为他曾经与严党过不去，谁知道人家会不会趁机把自己黑掉？所以他得把这最后一个漏洞堵上，不给他们口实。

他对沈默道：“沈大人，我知道你忙，顾不上。这样吧，这件事我亲自来做，你点个头就行。”

沈默心说，这过家家似的也不算个事儿，便点头道：“那你就去看着弄吧。”说着竖起一根指头道：“但是，苏州城不行。”

“那成，我去吴江弄。”吕竊印让步道，反正只要能把团练招募起来，与苏州府的人口达到一定比例，就能交差了。

“好吧……”沈默说出了令他无比后悔的两个字……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出了正月，市舶司的买卖愈发红火起来，大批的货物运出苏州，从上海出海，售往朝鲜、日本、南洋等地，为大明朝换来了滚滚的银钱。照着目前的订单数目看，完成今年四百万两的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但沈默没法高兴起来，因为他一直以来可以安心搞经济的屏障苏松总兵俞大猷出事了……朱十三接到了北镇抚司的命令，要逮捕俞大猷进京，他还请沈默帮着配合他。

事情得从去年说起，去年那伙攻打浙江的倭寇，虽然最后被击退，却也没有回日本，而是操舟南下，劫掠福建沿海，时间恰好是阮鹗上任后一个月。

别人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阮鹗倒好，一上任便被架在火上烤，被烧得外焦里嫩，苦不堪言……死了两个知府，还有参将若干，才把那帮瘟神赶走。

阮鹗这才稍稍松口气，心中的怒火却噌噌蹿起来……你胡宗宪也欺人太甚了吧？巴巴的就把倭寇撵过来，连条活路都不给我留？

于是阮鹗组织福建的官员，一起写血书，控诉胡宗宪“纵敌逃窜，以邻为壑，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为了抗倭，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不知居心何在！”



一时间，北京城充斥着严查此事的声音，御史言官们弹劾胡宗宪的奏本，堆满了司礼监的值房。

但胡宗宪毕竟是献了祥瑞的新贵，嘉靖帝不可能动他。

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御史言官们，却搞不清形势，一本接一本参奏胡宗宪，说他与倭寇暗通款曲，畏敌怯战，不惜行贿徐海，以换取其退出浙江，还说他贪污挪用军资，生活腐化堕落，有十八房娇媚妻妾，吃穿用度堪比王侯……

虽然一本本参奏如泥牛入海，都没有得到嘉靖帝的回应，却把当事人吓得睡不着觉，因为看过那些弹劾文书，胡宗宪骇然发现，有些可不是无凭无据的中伤，上面提到的很多事情，都是确有其事的！

但胡宗宪自问这些事情做得都十分隐秘，甚至只有高层将领知道，怎么会泄露了呢？莫不是有人当了内奸不成？于是他开始用几个关键词去按图索骥——俞大猷、苏松总兵、浙直水军统领、福建晋江人。

胡宗宪雷厉风行，立即上书，把责任推到了俞大猷的身上。

嘉靖帝早就等着有人能替胡宗宪顶罪呢，自然毫不客气，当即下令，削去俞大猷的官职，命人将他抓到北京受审。

从二品大员到阶下囚，看似千万里的距离，原来只需要短短几天时间……

沈默拒绝了朱十三的请求，一字一句道：“诱捕是对俞将军的侮辱，你只要把北镇抚司的命令给他看，他便会二话不说跟你走的。”

朱十三是相信沈默的，便真的只是带了两个人去，三天后，便带走了一身布衣的俞大猷。

就在这种外松内紧的状态中，时间又过去了半个多月，谁知倭寇没来，苏松府却自己出大事了！

吴江县的团练造反，打下了县城，烧毁了官府，城中官员生死未卜！

听到这一消息，沈默手中的毛笔“啪”地掉在地上。

要说这事，还是吕宴印引起来的。他到了吴江县，便学那曹孟德张榜挂牌，招贤纳士。短短几日，就有千人报名，把他乐得合不拢嘴。

可吕宴印不知，这些团伙其实早就存在，都是些大户人家的纨绔子弟，与一些流氓、地痞相互勾结。这些人有了编制，便开始在吴江有恃无恐。

吴江的县令唐棣便放了解散团练的狠话，却因此惹怒了那些“恶少”。



于是恶少们当即歃血为盟，用白巾抹额，当夜便各持长刀、巨斧，夜攻县衙，劈门而入，纵火焚烧了县衙，又四处杀人放火，抓人人伙……

到了黎明时，他们找到了吕窈印。有个叫周二的出主意，让吕窈印做了他们的傀儡头领。

天亮的时候，心满意足的反贼，拎着抢来的大包小包财物，簇拥着他们的“大王”，从西门出了吴江城，乘坐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船只，逃入了太湖。

当沈默和戚继光的部队赶到吴江时，城里的多处大火，已经被老百姓自发地扑灭了，躲出官府的唐县令出现了，他脸上也抹着锅底灰。一看到沈默，便号啕大哭道：“大人啊，你可算来了，可要救救卑职啊……”大明朝的官员，不论文武，都有守土之责，他现在丢城失地，可是牵连全家的死罪啊！

沈默阴着脸道：“别哭了，有我在，你死不了。给你个将功折罪的机会。用最快的时间，让吴江恢复原样，让老百姓摆脱恐慌。”

“是。”唐棣应声说道，“这是属下分内的事情。”

“如果你做得好，”沈默轻声道，“我会在报告里写，大批倭寇混进吴江城，企图攻占县衙，唐县令率众殊死抵抗，坚守到天亮，倭寇逃离县城，窜入太湖。”

“戚将军！”沈默又道。

“末将在。”戚继光深沉道。

“你随我速速追击反贼。”沈默沉声道，“尽力把吕巡按救回来。”

“遵命！”

不危险却十分麻烦的太湖剿匪开始了，太湖中，千里荷泽，岛屿星罗，给了叛贼最好的掩护和最大的空间，让戚继光和沈默的工作进展甚微。

到了第十三天，官兵们终于把叛贼合围在一个小岛之上。黎明时，官兵发动了进攻。

几十艘兵船破浪急行，从晨雾中杀出，从四面八方靠上了这个小岛。

战斗很快就变成了猫捉耗子的游戏，叛贼全线溃败。

“禀报大人、将军，吕大人找到了，只是受了重伤，兄弟们不敢挪动他。”一个校尉匆匆上船禀报道。

“哦……”听到那个讨厌的家伙快死了，沈默竟感到有些难过。

在岸边泥泞的滩地上，沈默见到了软软躺在地上的吕窈印，他浑身都是淤



泥，看不出哪有伤口，哪是鲜血，但听听他有进气没出气的喘息声，便知道这人已经活不成了。

四目相对，沈默从他浑浊的眼神中，看出了对生的眷恋，对死的不甘，心一下软下来，蹲下身道：“吕……大人，你有什么心愿未了，可以跟我说。”

吕夔印的喉头咯咯作响，吐出一口污血，才稍显轻松道：“我……不是叛徒，是他们逼我……当大王的，我……生是大明的人，死是大明的鬼。”

沈默点点头，轻声道：“我知道，你被俘后宁死不屈，不遗余力地挑拨反贼内斗，最终使他们自相残杀起来，大大帮助了官军的进剿进程。”

吕夔印脸上的表情才不那么纠结，长长舒口气道：“我活了这四十年：前半段人生得意，算是一段喜剧；中间利令智昏，算计过多，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演了一出活生生的闹剧；最后不想折腾了，想好好过日子了，谁知造化弄人，却又成了悲剧……”说着还怕沈默不信，道，“不管你信不信，其实从去年起，我就不打算再跟你纠缠了。一方面我知道不可能斗得过你；另一方面，我也在反思，其实种种的不如意，皆是我咎由自取……若不是我凡事以‘利’为重，不惜背信弃义，又怎么会发生后来那么多事儿呢……”

说完长长的一段，他的元气终于耗尽，面色变得如金纸一般，声音也微不可闻道：“当初要是不退了那门亲事，该有多好啊……”然后便缓缓闭上眼睛。

将吕夔印的尸体抬上船，戚继光开始收拢部队，准备启程返回苏州。

就在这时，一艘快船划过来，从上面跳下一个神色仓皇的传令兵，找到戚继光的将旗，便急匆匆过来，伏在他耳边小声耳语起来。

戚继光听了面色骤变，最后回复了正常，沉声吩咐道：“不要走漏风声。”传令兵赶紧应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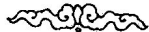
“大人，”戚继光走到沈默身边，低声道，“我们似乎中计了。”

“出什么事情了？”沈默心一紧，沉声道。

“苏州来报，有倭寇数千人，越过我军几道防线，已经兵临城下。”戚继光轻声道。

“刘显和王崇古都是吃干饭的吗？”沈默简直要惊呆了，“这就是他们吹嘘的固若金汤吗？”

“大人，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戚继光轻声道，“重要的是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班师回援，有什么好讨论的？”沈默沉声道。



“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戚继光缓缓摇头道，“如果把这次的叛乱，与攻击苏州城的倭寇联系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调虎离山，我们在别人的算计中。”

焦灼的神情浮上沈默的面庞，这次的事件让他马上想到了真的陆绩，听说他已经被逐出陆家，这次的事情说不定就是他所为。处在后方的苏州城，几乎是不设防的……城防官兵加上三班衙役，不过三百余人，且几乎没有战斗力。一想到繁华的苏州城，可能被倭寇毁于一旦，自己怀孕的妻子也处在危境之中，沈默便感到五内如焚。

但戚继光却很镇定地道：“请大人放心，末将敢打包票，在我们回援之前，苏州城是不会失陷的。”

“理由呢？”只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沈默便宁愿相信他。

戚继光道：“我夫人王氏是将门虎女，不仅弓马娴熟，而且深谙兵法，从容果敢，如果为将的话，是要胜我一筹的……”

戚继光说服了沈默，不急着回去增援，而是广派斥候，步步为营，以免被倭寇伏击。这一路上，还顺路剿灭了徐洪率领的一队倭寇。

回到苏州城，那里果然如戚继光所说，暂未失守，沈默顾不得回府，便马上去锦衣卫的据点，找到了朱十三的副手——朱十三押送俞大猷去北京了，现在苏州的锦衣卫千户所，由一个叫马立的负责——向其请求帮助。还好朱十三离开前就嘱咐过马立，让他遇事听沈默的。

沈默问起当前的形势，马立便为沈默讲解起来：“目前侦知的情况是倭酋徐海和叶麻、辛五郎联合一万多日本本土的军队，发动了此次入侵，也是历年最大的一次。”

“那一万日本倭寇，从北新关登陆攻打杭州城。”马立接着道，“徐海率领一万人攻打松江城，应该是想抢占桥头堡；辛五郎和徐洪在路上你们已经遇到了，至于叶麻，则率领五千人马，阻挡之前是俞总兵的部队。”

“很好，麻烦马兄弟了。”沈默感激地笑笑道，“还有一件事，请你帮帮忙。”

“大人请讲。”马立赶紧道。

“现在苏州城许进不许出，但终究不是个事儿……我想请马兄弟，动用你的力量，排查一下可疑分子，也好给城防减轻一下压力。”

“这是职责所在。”马立痛快答应道，“其实这件事，我们锦衣卫已经在做



了，这三天一共抓了一百多号奸细……我们这里也没监牢，还请大人把府县的监狱清一座出来，好把这些人装下。”

“这个没问题，”沈默道，“随时可以把他们押过去。”

非常时期，事不宜迟，马立便将一百来号嫌犯交出，由沈默的卫队和锦衣卫的人，共同押解送往府衙。

沈默骑着马在边上冷眼旁观，他想看看这些奸细的样子，看看值得注意的人物，谁知还真找到一个……那是个络腮胡子、皮肤粗糙黝黑、相貌平淡无奇的中年男子，沈默不由有些激动，暗暗道：“好家伙，你果然出现了！”若不是最近几天，对这人的思念，都到了朝思暮想的地步，他还真认不出这个人来。

苏州知府衙内，沈默连脏兮兮的战袍都来不及换下，便命人将那“胡子奸细”拿进签押房问话。

趁着那人还没来的工夫，他小跑到后院，便看到若茵在垂花门等自己……女眷不能进前衙，这是死规矩，所以她纵使有多心急，也只得等在这里。夫妻俩久别重逢，甜言蜜语一番，沈默便匆匆回到签押房，对门口站着的亲兵道：“人来了吗？”

“来了。”

“将院子守住，不许任何人进来。”

签押房里，那个衣衫破烂，面上还有些青肿的络腮胡子果然在那儿，令人称奇的是，此人不仅没有被绑着，还大马金刀地坐在椅子上，慢条斯理地喝着茶，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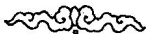
沈默也丝毫不以为意，反而笑着拱手道：“何大哥，别来无恙啊。”

那何大哥这才搁下茶盏，看他一眼道：“几年不见，沈兄弟已经红袍加身了，实在是可喜可贺啊。”

沈默尴尬地笑笑道：“我只是恰逢其会，因为皇帝要用我开埠，所以得以超擢的。”

这位何大侠正是何心隐……说起来，那还是嘉靖三十五年初的事儿，何心隐的娘子名叫鹿莲心，其姐夫却正是倭寇徐海。为了抗倭大计，何大侠潜入了倭寇当卧底，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这两年里，何心隐完全隐姓埋名，切断了与过往的所有联系，从一位笑傲江湖的大侠，转变成了面目可憎的倭寇，牺牲之大，非亲身经历无法体会。



两人寒暄了几句，说到了正事。

何心隐道：“现在徐海很信任我，只是领兵打仗是要有天分的，我却偏偏比不得徐洪，所以徐海没有让我带兵，而是跟在他身边，当个出谋划策的狗头军师……所以才能借口入城查探，回来找你商量。”说着坐正身子道，“要知道什么，你问吧。”

“这次徐海入侵，是谁的主意？”沈默问道。

“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何心隐道，“徐海对苏州之富早就垂涎三尺了，又有内陆的大户勾结他，当然更重要的，是开禁通商之后，他们的买卖愈发难做了，原先穿金戴银，现在吃粥度日，前后这么大的差距，让他不得不孤注一掷，赌上这一把。”

听了何心隐的话，沈默微垂着眼睑，寻思片刻道：“照你的意思，倭寇的目的，求财在其次，破坏海禁才是关键。”

“对！”何心隐重重点头道，“在徐海他们的计划中，能攻破苏州城固然是好，若是攻不破的话，占领一个紧挨着吴淞江的县城，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次徐海是有备而来，一旦苏州的进攻受挫，就会转向第二个目标，昆山。”

“我会派戚继光，重点支援昆山县的。”沈默道。

“他有多少人？”何心隐问道。

“不到一万。”沈默面不改色道。

何心隐道：“你这点人根本不够，徐海这人虽然恶劣，但打仗的本事独步天下。我曾见他以两千军队，击败两万官军，现在双方人数颠倒过来，这仗根本没法打。”

沈默不跟他细说，只是拱手道：“所以非得何大哥帮忙才行。”

“我会尽力的。”何心隐叹口气道，“但目前这个局面，我们三个就算说破天，徐海也不会改主意的。”

“你们三个？”沈默问道，“你，嫂子，还有……？”

“是的，我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个女人——王翠翘。”何心隐压低声音道，“因为接触之后才发现，她其实就是徐海的命根子……她不仅知书达理，仪态优雅，而且和善近人，让每个接触她的人都如沐春风。我们原先以为，是她被徐海偶然掳去，才做了压寨夫人的。但据徐海自己说，他在灵隐寺当和尚的时候，就见过王翠翘前来进香，便被她一下子迷住了。但徐海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小沙弥，



配不上她那样的名妓，才还了俗，跟着他叔叔徐乾学下海，本指望着做买卖、挣大钱，好正大光明见她。”

沈默不禁感叹：“原来谁都有青年时代啊。”

“结果后来，海禁严了，走私挣不到钱，徐乾学转行当了海盗。”何心隐接着道，“徐海的身份也跟着变了，谁知他却一下找到发挥特长的地方了……他善于组织，精于海战，极具军事天才，实力膨胀得很快，徐乾学死了之后，他便成为王直之下，第二大海盗力量。若是单论战斗力，他根本不惧王直。”

“但就算成了这种海盗巨寇，他仍然痴心不改。”何心隐道，“曾经多次冒险潜到内地，为见王翠翘一面一掷千金，但当时王翠翘与罗龙文热恋，心里哪能装得下他？但罗龙文偏偏是个文不成武不就的浪荡公子。王翠翘受尽委屈，便要投河自尽。结果徐海出现了，他救下王翠翘，将其带回了老巢，还狠狠教训了罗龙文，断了他的子孙根。”

“王翠翘去了海岛之后，那徐海百般讨好，千般宽慰，恨不得把月亮给她摘下来。”何心隐道，“这才动了把莲心也弄去，给她做伴的心思……王翠翘这块冰，终于被他捂化了，去岁两人终于成了亲，两人都一心一意，日子过得倒也快活。”

何心隐讲完了……沈默便问道：“王翠翘什么态度？”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何心隐轻声道，“她毕竟是个女人，心里十分渴望安定。她许多次对莲心说起，纵使徐海给她金山银山，让她过着皇后般的生活，也比不过给她一个安稳的家。王翠翘便时常吹枕边风，希望丈夫能放下屠刀。”何心隐道，“但像徐海那种亡命徒，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哪会在乎生死？所以把王翠翘的枕边风，当成耳旁风，听过也就算了。但是今年过完年，情况不一样了，徐海的态度开始动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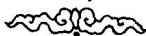
“为什么？”沈默问道。

“因为王翠翘有身孕了。”何心隐缓缓道，“但她不想要这个孩子。”

“她不是已经爱上徐海了吗？”沈默奇怪道。

“但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生而为倭寇，一辈子都没法堂堂正正做人。”何心隐道。

沈默缓缓点头，没有再说话，只听何心隐继续道：“徐海已经快四十岁了，原先从没想过有后，但一旦听说心爱的女人有了身孕，他简直都要乐疯了，整



个人的气质大变，再也不是那个心狠手黑的徐明山了。”

“那还发动这场空前的人侵？”沈默微微皱眉道。

“可他也没有用主力攻打苏州啊。”何心隐道，“你应该知道，快如闪电、来去如风才是徐海的风格，现在这么多人一起来攻，手下良莠不齐，人心也不齐，反而没法发挥徐海的长处。”

沈默沉声道：“你是说，这次的战事，徐海其实没有作好准备？”

“对，这正显出他此刻的矛盾心情。”何心隐道，“一方面他不舍得现在这种想抢就抢、想杀就杀的快活日子；另一方面又在考虑将来的出路问题，所以虽然在徐洪、叶麻等人的撺掇下，组织了这次大进攻，但并没有尽遣主力。所以我觉着，这是个好机会！”

沈默知道何心隐所说的“好机会”是什么，可这种事情关系重大，没有嘉靖皇帝和胡宗宪的首肯，他是没法去做的。想到这，便道：“只好先委屈何大哥几日，待过得几天，我再放你回去，就说是证据不足释放了，你也好有个交代。”

“好吧。”何心隐也知道他要请示，便痛快地答应下来，说着走到桌前，提笔在纸上写下数行字道：“徐海、叶麻、辛五郎三伙人分别在三个地方遥相呼应，这是他们之间的联络信号，只有最高层的几个人才知道，凭这个，至少可以把倭寇调动一次，但具体怎么用，还得看计划了。”

“太好了！”沈默当日一步棋，现在竟然带来丰硕的回报，这让他怎能不喜出望外。

“但你得尽快，他们警觉得很，只要碰头一次，便会把暗语微调，让原先的失效。”

“我知道了。”沈默兴奋地搓搓手道，“这真得好生策划一下！”便开始详细询问倭寇的实力构成和兵力分布，甚至连头领的性格、能力也没有遗漏。

待何心隐走后，沈默便立刻给北京和杭州写信，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同时也派出人去，联络邀请刘显、王崇古和戚继光，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等到下午时分，归有光回来了，他浑身擦伤，样子十分狼狈，同时带回来一个坏消息——海瑞被倭寇抓去了！一时想不到营救的方法，沈默只能先让人扶归有光下去休息。

邀请发出的第二天上午，刘显便风尘仆仆赶到了，当天下午，王崇古也到了。



等两位大人到齐，沈默在花厅摆席宴请，亲自给愁眉不展的二位斟上酒，他笑道：“这可是进献给皇帝的贡酒。”

两人听了，却丝毫提不起兴趣，王崇古苦笑道：“多谢老弟的盛情，可愚兄我现在是心忧千结、食不甘味，就别糟蹋这美酒了……”讲起郁闷来，刘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月前，他还是浙江副总兵，虽然是副职，却也掌握着几万军队，在宁绍台一线独当一面，结果被胡部堂描绘的美好前景所忽悠，丢下在浙江的基业，颠颠跑到崇明岛上，去接手俞大猷的水师，却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

刘显是个有啥说啥的直脾气，羡慕地看沈默一眼道：“拙言老弟可轻松了，你这个苏州知府没有边防之责，怎么追究也追究不到你头上。”两人在杭州时便熟识，所以这样说也没啥不妥。

沈默正色道：“老哥哥此言差矣，身为同僚，我自然与你们共进退……有责任一起担，每个人的担子也能轻点不是。二位兄长放心吧，只要我们打好下面一仗，相信部堂大人便会为二位大人开脱的。”

“谈何容易。”刘显摇头叹息道，“那些倭寇小部队狡猾如狐，我们抓不着；大部队实力强大，我们打不过，这个胜仗可不是那么易得的。”

“是啊，”王崇古也点头道，“而且他们两万人马、三路大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我们攻其一点，数万兵马便呼啸而至。而我们呢，军门有一万多步兵，我有五千，老弟有三千，加起来不到两万人，在人数上还处于劣势……更别提倭寇的战斗力的还比我们强得多……这样赔本的买卖可不能干。”

“二位说的都不错，”沈默笑道，“但是我有一条妙计，不妨侧耳过来听听。”两人将信将疑地凑过来，便听沈默如是这般地耳语起来。

听了沈默的话，刘、王二人面上的忧虑之色，竟渐渐变成了惊喜。待他说完，两人对视片刻，一齐道：“就这么干！全听拙言老弟的。”

沈默正色道：“如此，咱们得统一一下参战部队的指挥权。”

“老弟，还是我们各管一摊，你统筹大局吧。”两人哈哈大笑起来，端起酒杯与沈默碰一下，便一饮而尽，不由赞道，“好酒啊！”此时心怀大开，也终于能品出味来了，便将整整一坛全部喝光。

喝完酒，又连夜把细节推敲一遍，刘显和王崇古两个便各自回去准备了。

沈默命铁柱亲自将作战计划传达给戚继光，并向他询问是否可行。戚继光



看了之后，给沈默回了八个大字道：“完全可行，坚决执行。”

于是他再次“提审”何心隐，与他推敲出三封短信，又比照着何心隐随身带的徐海、叶麻等人的亲笔书信，小心翼翼地伪造出来，完全可以以假乱真。

待把三封信封好了，沈默交给何心隐道：“只是这样一来，你的处境就危险了。”

“大人放心，我能应付过去。”何心隐自信满满地道。

沈默点点头道：“千万保重。”

第二天，知府衙门便以“牢房满员”为由，将一批查无实据的“通倭奸细”释放了，何心隐也在此之列。

转眼便到了第四天的上午，这个季节江南多雾，接连两天都没见太阳，今天的雾尤其浓重，让人看不清一丈以外的情形。

“这天气可是天赐良机啊……”沈默自言自语道，“徐和尚应该按照我的计划出发了吧？”不错，他亲自为徐海筹划了一条“明修栈道，调虎离山”的计策……

既然有了倭寇的高层联络暗语，沈默当然要将其利用到极限了。首先，让何心隐回去禀告徐海，此时苏州城兵力空虚，只是个空壳子而已，极力撺掇他悄悄进兵苏州，不要惊动任何人，让他们拖住其他的明军，他则集中力量攻击苏州，必然能一举得手。

同时用徐海的口吻，写信给叶麻和辛五郎，要他们佯攻上海城；让徐洪带着手下，到嘉定与他会合，以接应从杭州败退而来的那一万真倭。

当然所有的要求都是骗人的，唯一的目的，便是将徐洪、叶麻、辛五郎三帮人，从徐海身边远远地支开，好集中全力，收拾这个倭寇头子。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就是这个意思。

不知焦灼地等待了多长时间，终于有斥候冲进来道：“报！倭寇四面向上海城靠近！”

过了没多久，又有一个斥候进来禀报道：“报！倭寇徐洪部，开始向南移动，目标似乎是嘉定城。”

等到中午时分，又有斥候疾驰而入，上气不接下气道：“报！围攻昆山的倭寇徐海部，在大雾遮蔽下往苏州来了！”

